



11969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六

雜著

書梅聖俞詩藎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體歡愉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

歐陽文粹卷十六

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遠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

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
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
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
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
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
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
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嗟乎其似春淒兮
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
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
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
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

歐陽文粹卷上

二

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
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
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
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王杯
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摠名春
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
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篇其間數
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王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
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

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自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

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

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謬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性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其翱獨不

然其賦曰衆驚囂而雜處兮成歎老而嗟卑視子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崇文總目叙釋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慕羣

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爲三一

五

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主弼爲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爲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甚殊至於七八九

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之法天地之組則具存焉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迄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子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老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子亡其舜典東晉梅願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更以今文行于世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已後出至平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眾康成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

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爲九服上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祿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爲補綴得百

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已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上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爲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爲五經流別爲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飾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制作之感何必區區求古遺闕至於律呂黃鐘

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已來樂之沿革惟見史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已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救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歐陽文粹卷六

八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之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

不通故其學者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忘字法而訐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已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爲法未始不詳而明後世猶或訛失故小學不可闕焉

昔孔子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蓋爲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謚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爲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已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亂而史官廢失冊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爲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月取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時紀正人事自晉荀悅爲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正史並行云

右皇朝王溥等修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錄而賈緯作補錄十或得其一二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不可泯矣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爲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不歐陽文粹卷十六

十一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修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王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之際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乎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繫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以前僭竊邦國雖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卒於禍敗故錄於篇以爲賊亂之戒乎

右不著撰人名氏載兩省而下諸司吏入次補

選格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周之六官備矣漢唐之興皆

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存乎
舉職事代天工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爲
制著于有司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
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之所以端拱無爲而化成天下可
不重哉

右詔褒吝藏之秘府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爲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
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
掌之凡爲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采章文物
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于車旗服
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於史官云

八歐陽文粹卷十六

十一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以本乎
至仁然而執挺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象
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僞必有所司不得銖寸輕重出
入其爲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性損
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別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
輿畫爲九畿而宅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方之表
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兼并爭吞削奪秦漢已
來邦國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變易不常至於日月
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
政考於圖謀可以臨見焉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薄厚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爲諸侯者或以國爲姓至于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第以帝系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爲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公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爲無益然或徂細苛持深刻不可不察也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源流等威使上下之人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爲政之大本不可不正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貴右鬼非命上同此墨家之所行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述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疎故辭而闕之然其強本膏用之

說有足取焉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各使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遇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廣穿衆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道不可廢焉

農家者流衣食之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穀勤勸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論耕桑之勤漢興勸農勉人爲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可廢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狙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卒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摺撫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爲四種由是兵家之文旣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篇章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迹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宏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楊雄荀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本之歷世諸子傳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訂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云

集古錄跋尾十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興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自爾府君徙爲御史鼠鬻被具君乃畫地爲獄

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
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
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
子屋宅六畜儻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
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
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
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徃徃牽而從之其卓然不
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辨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
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
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
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
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
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
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
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者之譜牒故自中平至
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
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
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
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
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
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

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竒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瘦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士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歟代天而治物者

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
天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
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
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
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隳
之言示之事蓋論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
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
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
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
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
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
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
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
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
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
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
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
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
社稷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異矧其實無可得

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何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

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
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
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
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
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
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
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
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
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
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

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
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
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
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
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
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
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
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
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
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
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碑銘

王文正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
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帝十
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待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
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
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
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
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
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

歐陽文粹卷十七

一

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
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王清昭應宮
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
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
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
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
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
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
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食邑
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謚曰
文正王公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

善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
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
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
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
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
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
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
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
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
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
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真宗即位

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
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
由是 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
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
者若水言公可用 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
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
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
邊 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
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
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

罷不用 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 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

知臣何以至此 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入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眞

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
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
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
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
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
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 真宗以
詔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
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
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
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官火延前殿

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
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
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
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官禁事誅籍其家得
朝士所與往還召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
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
欲付獄公因自取嘗所召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
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
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
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
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

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眞宗曰朕方以大專
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
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
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
大事不以時入叅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
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嘗三四
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
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
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
悒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
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
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宦遺表
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眞宗廟
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
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
蒸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
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
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
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
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 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真

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蒼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
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
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
信孰不爲相其惟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
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
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諭廟工

晏元獻公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意予
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
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
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
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
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

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堂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

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葬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此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濬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部追封英國公考諱周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

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叅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闕 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䟽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

士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脩土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閔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

孟氏屯田真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真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嗚呼可謂賢也已銘

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燁自公厥聲以振公之

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 真宗惟多名臣以臻
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
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子舊學
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異予惟予聖考今旣亡矣孰
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
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
後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一歐陽文粹卷十七

十一

